

●主编 / 陈学超

国际汉学集刊

CHINESE STUDIES IN GLOBAL VIEW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主编 / 陈学超 ●副主编 / 赵学清 王晓凌

国际汉学集刊

CHINESE STUDIES IN
GLOBAL VIEW

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汉学集刊. 第2辑 / 陈学超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5004 - 6960 - 5

I. 国… II. 陈… III. 汉学 - 研究 - 世界 - 丛刊
IV. K207. 8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5597 号

策划编辑 罗 莉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插 页 2

印 张 24.25

字 数 343 千字

定 价 3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 ● 陕西师范大学汉学研究所 / 编

顾问 李英哲 [美国]
郑培凯 [中国香港]
房 喻

陆俭明
赵世超
张建祥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许世旭 [韩国]
杨晓安 [日本]
李继凯
汤浩坚 [中国香港]
吴伟平 [中国香港]
吴予敏
张连航 [新加坡]
张福贵
侍建国 [中国香港]
周小兵
逢增玉
贾益民
唐秀玲 [中国香港]
黄维梁 [中国台湾]
黑坂满辉 [日本]
霍松林

石 锋
严家炎
刘乐宁 [美国]
李西建
吴英成 [新加坡]
吴大明 [英国]
张洪明 [美国]
张建成
林治平 [中国台湾]
罗 钢
周伟洲
聂华苓 [美国]
郭 熙
黄名时 [日本]
程 棠
詹伯慧

主 编 陈学超
副主编 赵学清 王晓凌

卷首语

陈学超

汉学（或者中国学 Sonology or Chinese Sdudies）研究的国际化，已经有很深的传统了。远在 20 世纪 20 年代留学法国的学人李思纯评议说：“西人之治中国学，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法国汉学家雷慕萨（Abel Remusat）、儒莲（Stanislas Julien）、沙畹（Edouara Chavanne）、伯希和（Paul Pelliot）等，在欧洲首先将中国学建设成一项专门学问、一个专门学科；其后，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美国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苏俄的阿列克（V. M. Alexeif）都对中国的经典作了毕生的学习和研究；更有一批海外华裔学者，为弘扬中国文化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终于使汉学成为国际上一门令人瞩目的学术领域。中国经典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已经而且应该是世界性的。国际汉学，作为国内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拓展和延伸，其成果充实丰富了国学研究宝库。近代以来，我们的先辈前贤在引进“西学”的同时，就开始注意引进海外的“中学”。国际汉学家从不同的文化语境、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研究方法出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涉及了多边文化关系，是一种具有学术边缘性的比较文化研究。它往往具有某种片面的深刻或者深刻的片面，可以给国内的中国人文研究以新鲜的启示和特别的警策。

国际汉学研究，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研究，它超越了本土，具有属于全球的普世价值。世界是多元的，五彩缤纷的，没有一

种文化可以自命为中心,西方中心不行,东方至尊也不可取。前些年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到“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时,我表示过怀疑。今天,当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发展腾飞、文化输出迅猛的时刻,我依然认为所谓“中国人的世纪”或“中文的世纪”的口号,是不可取的。《论语》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是坚持文化异同、文化互补和和谐相处的原则的。而那些狂妄的说法,不是“和而不同”,而是“同而不和”。21世纪,不可能是哪一个民族、国家或语言的世纪。《庄子·齐物论》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即没有对方就不能有自己,没有我的贡献对方也不能得益,大家彼此相依,互相扶助,才能构成一个全球和谐共处的世界。“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我们期待国际汉学在人类“泉涸”之境,以沫相濡,提供美好的精神甘霖。

语言方面也一样。世界各种语言本来是不分优劣的。然而世界文明史上,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以及法语,都曾经被尊为神圣、高贵的语言,英语甚至被褒为“世界上接近完美的语言”,而其他语言则被贬为野蛮的语言,并以此作为排斥“他者”语言的逻辑和理据。汉语近一百多年被冷落被贬斥的厄运,有西方人语言霸权的挤压,有我们国力贫弱的底气不足,也有中国知识分子自轻自贱自己母语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些精英就曾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为汉语难读难写,甚至打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糊涂口号。近几年国内有的学校重英语、轻汉语的现象达到了令人瞩目的地步,更不能不使世界华人感到一种潜藏的文化危机。语言是一种交流的符号,同时也是一个人文化身份的体现,它承载着一种特有的文化模式。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在获得诺贝尔奖发表感言时,坚持用汉语而不用英语,那种令人尊敬的母语情怀和民族文化认同,感动了华人,也感动了世界。有学者根据这个事例,提出了语言文化的距离效应问题,“越是远离了祖国,越是倍觉祖国语言文化的亲切、珍贵、可爱。他们把中文写作当作是乡思、乡恋、乡愁的一种寄托,是对故国家乡母语和母语文化的一种回归,是对孤独于异国他乡的失语和失忆的一种抗争,是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灵魂回归的一种最后的奋

斗”（公仲：《语言的回归历史的沉重》）。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学习汉语的热潮正方兴未艾，我们国人更要提高自己的母语意识，自觉地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发挥作用。

2008年5月24日于北京日坛晶华

目 录

卷首语	陈学超 (1)
林语堂《朱门》的西安想象	[美国]宋伟杰 (1)
细话汉唐文明 畅叙万古江河 ——历史学家许倬云与西安市委宣传部长王军的对话	[美国]许倬云 王军 (14)
汉唐记忆与西安文化	肖云儒 (25)
从“遗迹”到“文献”:宋明时期的陕西方志	[新加坡]王昌伟 (34)
“载道”与“日新” ——国际中文教育的世界公民教育功能探讨	[中国香港]叶国华 (50)
从对外汉语到国际汉学	陈学超 (58)
对外汉语语法教学初探	王晓音 (63)
论汉字之文化特征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	邵英 (72)
简论方言、共同语及其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	周利芳 (79)

谈词汇教学的幽默语境创设	李锦 (90)
论中级汉语听力教学中的课堂测试	刘琨 (98)
试论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的教师语言	冯雪俊 (109)
简论韩国的汉字教学	[韩国]洪映照 (117)
谈对外汉语“词素教学法”	侯宇 (128)

论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生存环境的变化	辛田 (142)
秦楚之际“进用人才方案”的嬗变	[中国香港]冯树勋 (155)
秦始皇的城市建设计划及其理念基础	[日本]平势隆郎 (182)
论唐诗中李广形象的文化意义	曾小梦 (193)
南宋词人赵以夫及其词考论	王作良 (200)

甲骨文偏旁的位置、方向与字义关系试探	[韩国]郑莲实 (216)
甲骨文会意字的形声化	马晓风 (223)
唐代汉字规范政策研究	张喆 (230)
《韩非子》单音节词的同义关系格式研究	

.....	赵学清 [韩国]金玉顺 (237)
-------	-------------------

从闽语看汉语音节结构	[中国香港]侍建国 (253)
从粤普词汇差异看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	[中国香港]卢兴翹 刘志平 (264)
论给予句合格度的韵律制约	许端 (280)
汉日语音与句法语义关系综述	[日本]杨晓安 (293)

穗港语文教师对情意教育的看法

.....	[中国香港]欧阳汝颖 汤浩坚 (307)
-------	----------------------

词在文学作品中的言语义:词义分析的实践

.....	[中国香港]唐秀玲 (320)
-------	-----------------

都市里的村庄

——论吴天明的城市片创作及其与农村片创作的

不平衡现象	王晓凌 (336)
关于现代爱情诗的几点思考	王建仓 (347)
论现代散文主体性叙述	冯鸽 (358)
杏林子散文风格浅谈	[中国香港]陈柳芬 (368)

林语堂《朱门》的西安想象

[美国] 宋伟杰

他见识到这座沉静的古城，唐朝的名都，犹豫、不情愿、却有迹可寻地改变着。西安位于内陆，是西北的心脏。他称西安是“保守主义之锚”。这是他的故乡，他爱这里的一切。西安不会温文尔雅地转变。人、风气、政治、服饰的改变都是混杂紊乱的，他就爱这一片纷繁的困惑。

——林语堂《朱门》^[1]

回首一下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离开紫禁城，逃遁西安，李伯元抑扬顿挫的《庚子国变弹词》无法舒缓那场空前的国难、国殇、国耻，而西安人赵舒翘的惨死、三原安抚堡寡妇被封赐“一品诰命夫人”之判然有别的命运遭际，为西安古城的现代故事吟唱了一篇悲欣交集的开场白；^[2]或者回首一下1934年，张恨水在写过风靡一时的北平罗曼史《春明外史》之后，在描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萧瑟心境之后，来到真正的“春明”之地，在西安、郑州、洛阳、兰州等地，考察二十多个县市，随即写出《燕归来》、《小西天》、《西游小记》等西安叙事；或者再回首一下1966年，年仅13岁的贾平凹作为参加红卫兵串联的中学生，头戴草帽、身背麻绳捆就的铺盖卷儿，初来乍到西安城，愕然震骇于市中心高耸屹立的钟楼，蓦然听闻钟楼上惊天动地的钟声，为日后的《废都》、《秦腔》的写作打下最初的印记；^[3]……那被汉镜、古乐、墓石、碑林、老街巷所装点的西安城，作为千年古都、“丝绸

之路”的起点,终于以自己的方式,走向了无可规避的现代时空。访古探今,西安书写不尽的都城记事,以及振聋发聩的秦韵秦腔,足可激发一代代人的文化想象和历史记忆。

本论文尝试解读林语堂(1895—1976)《朱门》(*The Vermillion Gate*, 1953)里面的西安形象。《朱门》与《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 1939)、《风声鹤唳》(*A Leaf in the Storm*, 1941)合称林语堂三部曲。^[4]这部1953年付梓的英文巨著力图诊断西安古城向现代都市转型之际紊乱的病理,它宏观与微观测绘兼而有之,把握了上至豪门恩怨、下至日常生活的城市律动。《朱门》主要讲述的是两位地地道道的西安人——上海《新公报》派驻西安的记者李飞,以及大家闺秀、女子师范学院学生杜柔安——跨越门第界限的爱情传奇。在笔者看来,林语堂错综复杂的叙事安排、人物谱系和空间场景,不但凸显了西安城在20世纪30年代的动荡时局、人物命运和城市风貌,而且在50年代以《朱门》遥相呼应30年代付梓的《京华烟云》、40年代出版的《风声鹤唳》,简约书写了一小出西安—北京“双城记”。

张恨水《春明外史》里的杨杏园是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个轻度的精神分裂者,他白天的身份是穿梭于北京大街小巷、“与时俱进”的现代记者,晚上则是安居租赁而来的小四合院、“伤地闷透”(sentimental)的古典诗人。相形之下,林语堂《朱门》的男主人公李飞却是一个生于西安、长于西安,在上海历练之后,重返故乡的现代人。李飞之眼是记者之眼,但他不是普通的职业记者,因为“他向来不喜欢把任何事情写得记录化、统计化,而是在字里行间表达他个人的感触”。^[5]他也“抱着超然的态度,冷眼旁观这个病态、困惑、或悲或喜的人生万花筒”。^[6]李飞是西安古城一个性情流露的观察者,一个保持距离的目击者,一个入得其内、出得其外的写生画家,一个诙谐幽默、嬉笑怒骂的作者,一个在故乡现场追踪、敏锐思考的漫步者。在有“保守主义之锚”称号的西安古城,作为“土生子”的李飞并不信奉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他对现代化、现代事物、现代经验一直秉持着长久的兴趣和开放的态度:

他是在古西安城长大的,以它为荣,希望看到它改善和现代

化。他觉得眼见这座城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改变是件有趣的事。他记得在念书的时候，曾经为了南北大道装上街灯而兴奋不已。中央公园的设立，几条铺上柏油的道路，橡皮轮胎的黄包车和汽车都曾经令他兴奋过。他看过一些外国人——主要的是路德教会的传教士、医生和老师，还有不少穿着西裤和衬衫、长腿的欧洲游客或工程师，他们的脸像是半生不熟的牛肉。他常常在思索那牛肉肤色的起源。^[7]

西安大街小巷、空间场景里的新鲜器物——从南北大街的电灯与电器设备，到平整干净的柏油马路，从更新换代的黄包车、橡皮轮胎的汽车，到新式、平民化的都市娱乐空间中央公园——都曾刺激并养成年轻李飞的城市体验与现代意识。在《朱门》的开篇段落，李飞坐在市区一家茶楼，冷眼旁观30年代街头吵吵嚷嚷的抗日游行。如果说老舍的“茶馆”仿佛一个向心式的巨大漩涡，将北京城安分守己的小人物裹挟进无法走出的乱世怪圈，那么林语堂的“茶楼”则是一个次要的、向外开放的空间场景，而重返故都的年轻记者李飞即刻走出茶楼，尾随游行的队伍，试图近距离目击这场发生在古城街头的政治抗议活动。小说的女主人公杜柔安与其他师范学院女生在这场回应“一·二八”事件、声援抗日的示威活动中被警察驱散，柔安膝盖受伤，幸得李飞帮助，二人一见钟情。

在这出街头政治情景剧中，李飞的插曲是一小段“英雄救美”的故事，而且为西安涂抹上鲜明的现实政治色彩。女主角杜柔安来历不凡：她的父亲杜忠是保皇派大学者，“身为儒家信徒，他对已逝的王朝具有莫名的忠诚，对民国毫无好感”，而且“宁愿被风暴淹没，也不愿随波逐流”，他还是西安最后剪掉辫子的人之一；柔安的叔父杜范林则是权势显赫、利欲熏心的前西安市长。杜忠因与杜范林理念不合，自我放逐离开杜家在西安的祖宅“大夫邸”，隐居甘肃南部岷山深处三岔驿别庄和丁喀尔工巴喇嘛庙，以抗议他在“大夫邸”内外亲眼目睹的种种现状。“大夫邸”是西安尽人皆知的富贵之地，位于东城，是杜柔安爷爷杜恒所建的古老宅寓，现在是杜范林的产业，而杜柔安就寄居在叔父的屋檐下。

林语堂不惜笔墨,精细描摹了“大夫邸”值得玩味的空间设置。“大夫邸”官邸格式,石狮护院,高耸的大门高约12尺宽约10尺,横架绿色匾额,上面书写烫金的“大夫邸”三字,顶端有两个小字“皇恩”。而“大夫邸”的朱门常漆常新,镀金的扣环、一尺见方的红砖、黑色的隔板和边门,宽敞的房间,处处可见朱门的气派。其中最意味的空间是“大夫邸”的第一厅堂:中央镶板悬挂着祖父的肖像,西墙上有柔安父亲杜忠亲手临摹的“翰林”字体,东墙上则悬挂着光绪忠臣翁同龢一尺多高的对联。从中央到东、西两侧这三件“圣物”留有前朝的“遗迹”,而且直抒保守派知识分子的胸臆。在翁同龢的对联旁边,是南宋四大家之一马远的巨幅山水画,笔法雄奇简练、意境深远,可谓另一方镇宅之宝。不过,整个厅堂的古典气氛,却完全被一幅绘有三个裸体女神的廉价油画复制品《巴黎之抉择》破坏无遗。这幅舶来品是杜范林的儿子杜祖仁从国外购买回来的饰物,透露出一种“刺眼、不调和以及充满了粗俗的自信”。^[8]而作为时髦高雅玩意儿的椭圆镀金西洋镜,也让这老宅的第一厅堂多了几分洋气。

从林语堂的揶揄语调,读者不难发现他对这种“中西合璧”的嘲讽。第一厅堂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展览和摆设,可以看出西安的“金粉世家”从古典向现代转型时期文化冲撞的印记。杜家祖上的荫德与父辈的执著,完全不能协调于“子一代”的嚣张与洋气的品味。杜范林之子杜祖仁在纽约大学受过西方企业管理训练,回到西安,“对身边那股懒散、不求效率的调调儿感到很不耐烦。……全西安只有他的办事处有一组橄榄绿的铁柜,存放档案的夹子和一张会回转的椅子”。而且杜祖仁强悍的性格,驱使他发觉如果“自己不适应西安,处处格格不入,那么他要西安来适应他”。^[9]效率是杜祖仁的最高准则,干净、进步和水泥是他所构造的新中国理想。诚然,身体的洁净与道路的干净既是卫生学的考量,也是杜祖仁标榜自己西化、现代化的招牌。但祖仁身体有疾、不能生育,恰可见出林语堂刻意的叙事安排:一个不中不西的畸形儿子怎么可能延续祖宗的香火。杜祖仁的太太香华从上海移居到西安,“她来到西安就迷失了自己——奇异、陌生的西安——在这里,李白、杜甫、杨贵妃曾经住过,在这

里，汉武帝建过都，远征突厥，在这里，发生过多少战役，改朝换代，宫殿连烧数月，皇帝的陵墓惨遭掠夺”。上海的风花雪月碰上西安古都厚重的历史，时尚之“轻”与历史之“重”较量的结果，即刻便见分晓。

有必要指出的是，林语堂并不排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生活内容与生活方式的改进，因为“思想上的排外，无论如何是不足为训的”。^[10]李飞固然钟情于陵寝、宫殿、城墙、石碑、古庙，但他也决不排斥甚至喜欢现代西安城的电灯、电话、柏油马路、汽车与火车。林语堂一直警醒并嘲讽的对象是东、西方文化畸形、怪异的组合。在林语堂笔下，朱门之内不伦不类的显赫与尊贵，并不值得珍视。他对李飞在西安简陋居所的描写，恰可凸显林语堂本人一以贯之的平民主义理想。李飞的家并不富裕，是一幢古老、坚固的红砖房，坐落在寂静的巷子，有池塘、古城墙以及蔓延的沃草。那里没有石狮子守门，只有父辈留下的旧书桌、没有上漆的简朴书架和若干书籍，庭院相当窄小。但在大家闺秀杜柔安看来，李飞的陋室却其乐融融——慈祥的母亲、贤淑的嫂嫂、童心无邪的孩子们，让她倍感亲切与放松，而且可以领受到李家的天伦之乐。对照之下，“大夫邸”则更“像座坟墓，外面看起来富丽堂皇，里面却是空荡、冷清”。^[11]

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西安大街，走进富贵人家的高堂大院，或者走进平凡人家的日常空间，借此，林语堂提供了现代西安的空间形象及其特定的文化涵义。小说另一条叙事线索的展开，围绕北平鼓书艺人崔遏云在西安表演被满洲将军扣留，且被西安军阀拘押，后来得当地民间帮会首领范文博救护，又得杜柔安帮助逃至兰州的经过，于是《朱门》的空间叙事从西安走向更为广袤的西北。在甘肃南部三岔驿和岷山“自成局面，遗世独立”的喇嘛庙，杜柔安的父亲杜忠约见了李飞，谈古论今、吟诗讽世，并首肯了李飞的才气人品。但隐居的杜忠心怀忧思，他极为反感杜范林及其儿子对回民利益的公然侵犯，他终于决定帮助回人，然后从甘肃自我放逐之地回返西安，向杜范林申明汉、回和平共处的大义，却脑溢血身亡。李飞看望过崔遏云之后，去哈密观察西北政治局势之际被汉人军方逮捕，而杜柔安则因未婚怀上李飞之子而被叔叔一家人逼出朱门。崔遏云因杜氏父子告密

而被捕，寻机投水自尽。杜柔安在新年生下一子、机智搭救出李飞之后，被李母接回西安，李飞也终于寻机逃脱图围，历尽曲折与杜柔安成亲。杜范林最后被愤怒的回民围攻，误入泥沼身亡。

在《朱门》篇首的作者说明处，林语堂指出，小说的人物纯属虚构，但故事背景有史实依据，譬如“首先率领汉军家眷移民新疆的大政治家左宗棠；1864—1878年领导回变的雅库布贝格；哈密废王的首相约耳巴司汗；日后被自己的白俄军逐出新疆，在南京受审枪毙的金树仁主席；继金树仁而后成为传奇人物的满洲大将盛世才；曾想建立一个中亚回教帝国的，后来于1934年尾随喀什噶尔的苏俄领事康氏坦丁诺夫一同跨越苏俄边界的汉人回教名将马仲英等等”。^[12]精彩纷呈、回肠荡气的现代西北传奇，促使林语堂在构造《朱门》的空间想象时极富野心，这是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到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空间诗学，其触及的范围固然可以从城市街巷到家居空间，从素朴的房屋到富丽堂皇的“大夫邸”，更可以从西安城的总体形象拓展到甘肃（特别是兰州）与新疆周边的城市、乡村、寺庙、鱼塘、社区，以及整个30年代动荡不安的政治社会局势，《朱门》跌宕起伏、大开大阖的情节安排便是明证。李飞在离开西安之前，离开杜柔安之前：

内心一阵绞痛。他永是西安的一部分，西安已经在他的心田里生了根。西安有时像个酗酒的老太婆，不肯丢下酒杯，却把医生踢出门外。他喜欢它的稚嫩、它的紊乱、新面孔和旧风情的混合，喜欢陵寝、废宫和半掩的石碑、荒凉的古庙，喜欢它的电话、电灯和此刻疾驶的火车。^[13]

林语堂曾将北京描绘成历经沧桑的男性老者，也许为了使西安有别于北京，作者以“酗酒的老太婆”来刻画西安之一面，颇有些蹊跷。而且上段引文中李飞的城市印象也是大开大阖，不无醉意。与此同时，林语堂还借李飞离开西安，来到陌生、凶险、政治局势复杂的新疆去探险的空间之旅，将西安与西北作一对比：